

傣錦的構成、紋樣和色彩

孫雲玲

在雲南民族民間工藝美術的百花園中，傣錦是一種有獨特美學效果的藝術品。分析它的藝術特色和功能，對研究和發展民族工藝美術很有意義。

一、傣錦圖案紋樣的來源

傣錦圖案的取材十分廣泛。這些圖案都有傣族民族、宗教、歷史風物和民俗的根源。象形圖案是極有代表性的一種。自古以來傣族人民對大象這種動物具有一種崇拜尊敬的心理和習慣。古時的傣族既以大象為戰獸參與征戰，又用作運輸、耕種的役使。佛教傳入後，更賦予大象以神獸吉物的宗教色彩。部族和宗教的領袖在節日慶典或外交禮儀時，都要乘騎彩飾盛裝的大象，以示威嚴、權勢、富有和吉祥。在民間，大象是吉利、和平和長壽的象徵，又代表力量和莊重。因此，大象的形象在傣族的神話和廟宇的壁畫中經常出現。在傣錦中更是主要紋樣之一，幾乎每一幅傣錦都採用了這種紋樣。

孔雀也是傣錦的一種主要紋樣。相傳很古很古的時候，西雙版納景洪坝子是成千上萬的孔雀聚居的地方，人們常把西雙版納譽為“孔雀之鄉”。自古以來孔雀就是傣族人民喜聞樂見的形象，也經常出現在神話故事、詩歌、壁畫和傣錦中。在傣族人民心目中，孔雀象徵着和平、吉祥、善良和美好的理想，希望人間如孔雀一樣美麗。傣族婦女把自然的孔雀最吸引人的特徵部份——屏尾和頭冠，經過簡化和誇張，演變為近乎抽象圖案形象，使其特點更加集中和突出，成為傣錦中一個具有民族象徵的優美形象。

馬，也是傣錦中反復出現的形象。神話傳說有位英雄騎着天馬與天王博鬥，最後成為勝利者。“天馬”形象是人對馬的那些忠勇善戰，強健有力的特徵的贊頌和神化。千百年來也是傣族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和役畜。成為傣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良伴和助手。這種人與動物家畜的依賴關係，自然地成為民間藝術描繪的對象。

古代傣族在慶祝節日時常常要耍獅耍龍，獅子給人以威武、勇敢、雄偉和公平的象徵。龍劍是人們心目中的神獸，於是，後來的傣錦中也常常出現獅子和龍的形象。

此外，小鳥和小雞的形象也常被織進傣錦中，這些禽鳥也是傣族人民親密喜愛的動物。

亞熱帶花卉、植物是傣錦中一個多彩多姿的構成部份。貝葉、檳榔、芒果等喬木茂密生長，草本植物更加種類繁多，如淡黃花（傣族少女用來插在頭部作裝飾的黃色蘭草花）、南瓜藤、老虎花、貓爪花等。傣族婦女常以這些植物為素材，經過加工，變化成為抽象紋樣，織在傣錦中。尤其蕨菜花在傣錦中用的最多。

荷花是篤信佛教的傣族人民最喜愛的傳統花卉紋樣。聖潔的荷花是佛的乘輿。蓮華寶座上的莊嚴法相，對虔誠的信徒是至高無上的。這種宗教傳統的心理在東南亞和東南亞各佛教國家幾乎都毫無例外地反映在他們的民族藝術造型上。傣族青年從十二歲到十五歲開始紋身。上身刺咒符咒語，相信可以“刀槍不入”；

中部刺蓮花，可保吉利平安；腿部刺馬或鹿，使自己快跑如飛。由此可見，荷花是傣族人心目中的吉兆，這種紋樣在佛寺祭幡的傣錦中尤為盛行。

傣錦中出現的衆多幾何紋樣是以從傣族的廟宇，竹樓等建築的造型演變而來。傣寺圖案有着傣族人保護者的象徵意義。傣寺造型獨特、對稱、凝重、輝煌、壯觀，傣族村寨中傣寺與竹樓外形方正、平穩，屋頂和牆壁多為梯形、三角形、距形等，由直線形體構成外形佈局。因此，在經緯編織的傣錦工藝中極易簡化為幾何構圖要素構成的幾何紋樣。抽象的幾何紋樣與具象的人、馬、孔雀、象、植物等紋樣交插配合，頗多變化。

傣錦中有很多天真稚氣的人形圖案，他們或站在馬背上，作為駕馭者，或雙手持祭物站在傣寺旁作為供祭者，或以單獨的舞姿構成二方連續作為舞蹈者。凡此種種，都體態各異，形象生動，富有傣族民族個性和特質。

傣錦的圖案就是這樣一個個活生生的傣族環境和文化的寫照。

二、傣錦圖案的構成、紋樣與色彩

根據漢文史籍記述，傣族人民在公元九世紀已用木棉織布，世代相傳，不斷改進，傣錦多以白棉紗為經線作單色面底，以色彩棉線或毛線作緯起花（近年來也有採用晴倫綫為緯線），在織機上用腳踏手提使經綫形成交口，然後以纏有色綫的梭子投緯，這樣一上一下，一左一右的穿梭交織，便織成優美的傣錦圖案。

傣錦與其他工藝美術一樣，通過材質為媒介實現其功能。傣錦也受到工藝製作方法、材質及用途的製約，但這並未束縛她們的手腳。相反，由於織錦的工藝製作特點，使傣錦形成了特有的規範，以其獨特的形式在有限的天地充分施展自己的藝術表現力。

傣錦品種繁多，有室內用的被面、褥墊、窗簾、手帕；有婦女身穿的筒裙和頭飾的包頭巾；有男女老少都有的筒帕（掛包）；還有祭幡等等。這些品種由於用途不同，採用不同的構成形成。通常不外乎有三種，適合紋樣、二方連續和四方連續。結構嚴謹，從古至今已成格律化。

我們從傣錦的構成可以看出它十分注重形式美。以家庭日用品褥墊為例，以實用與美觀出發，褥墊一般採用朴素和耐髒的黑色家織棉布，中央縫上一塊精緻的傣錦，寬約一市尺，長約一市尺半左右。在這塊長方形的裝飾面中，可構成單獨紋樣、二方連續或四方連續。以褥墊中心的單獨紋樣來說，一般將長方形分割成一個大的菱形，菱形中填充主要紋樣。主要紋樣採用幾何形或變形的動植物來裝飾。長方形被菱形分割成的四個角中，襯托對稱的四個次要裝飾紋樣，使整幅圖案佈局合理，主次分明。用色上，褥墊中心圖案多以白底起黑、紅花，給人以舒適和安定之感。加之，白天疊起褥墊，使中心圖案半遮半露，既含蓄又醒目。從形式美的構成、裝飾紋樣的造型以及色彩配置都是十分成功的。

二方連續最能發揮傣錦織機的特點。一排排二方連續由於寬窄、輕重、疏密、點綫面不同的變化，形成了既變化又統一的構

成形式。紋樣的反覆與條理化，形成嚴謹而有序的美和數的節奏和律動感。這橫向的平行結構，抒發出安靜、舒朗、遼闊、穩定和永恒的情調，可算是內容豐富，結構嚴謹的佳作。

“幡”，是懸掛在佛像兩旁的長條傣錦，是傣錦中的大幅作品。這是傣族婦女懷着虔誠的信仰和對未來美好的憧憬與寄託精心編織奉獻給佛的精品。幡的圖案紋樣也極為豐富，編織技藝精湛，有的長達數丈，分段織上不同的內容。在這長幅的裝飾面中，通常以佛塔建築為主體紋樣，塔的左右及下端配以人物、動物、樹木、花草或幾何紋樣。無論圖案的結構、紋樣及色彩均可算是集傣錦精華之大成，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塊文章。

傣錦構成的形式，是從橫平豎直為大的構成趨勢。橫是緯綫，豎是經綫，這樣編織起來，自然是一種橫豎直綫（當然還包括面）之間互相組合的構成形式。即使有斜綫或斜面出現也多與橫綫和豎綫成四十五度角的方向出現。從力的原理看，這橫與豎的組合具有安定、穩重的力度感。

傣錦紋樣的造型，不以再現自然形象而滿足。傣族婦女以民間傳說和民俗為題材，以造化為師，以自然為友，注重現實生活中的美，捕捉這種美，把這些生動而健康的自然素材變化為規整化的、簡潔、生動、洗煉的裝飾形象。她們根據不同的動植物特徵和習性選擇典型動態，人物多以正面出現。而大象則由側影來突出其莊重的體態和穩健的步伐。體現孔雀美麗的屏尾和奔馳矯健的駿馬也都以側面最為典型。植物、花卉採取對生形式，一個紋樣反復連續，使其條理化，更富有裝飾趣味。幾何形，包含點、綫、面的對比與組合，其本身就具有強烈的裝飾美感。把這樣豐富多彩，形態各異的裝飾因素有機地交織在一定的格律之中，構成了有主有次，有疏有密，有動有靜的獨特的民族工藝品。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長久歲月形成的歷史、文化與藝術的傳統特徵。這是每個民族在特定的自然地理和社會經濟條件、民族審美心理、民族的風尚和愛好的基礎上所創造的文明標誌和精神因素。傣族對色彩的美學趣味也不例外。傣族人民地處亞熱帶雨林

氣候環境，不分春夏秋冬，只有雨季和旱季之別。有的是四季長青蒼翠欲滴的熱帶植物，秧苗嫩綠的田野，爭相吐艷的芳香花草。因而傣族人喜歡的色彩是明快的，活躍的、生機勃勃的。傣錦圖案的色彩配置也多採用彩度高的純色，以不同的色相對比為多，一般常用的有玫紅、大紅、深紅、桔紅、桔黃、中黃、深綠、翠綠、和各種藍色，有時也用土紅、熟褐、褚石，很少用含灰的顏色。傣族人民的性格歡快、和睦、喜歌善舞，他們喜愛用的原色和間色，也是一種原始宇宙的光輝特色，是色彩中原始愛好的證明。這種色相對比效果富於獨特的色彩生命力。白天黑夜，光明黑暗，這是人類生活與自然的基本規律。因此，黑色與白色在傣錦常常是不可缺少的。傣錦用色無論明度和色相對比多麼強烈，但不顯生硬，巧妙之處在於大面積的白色配上各種顏色，再有黑色配置，這黑色起到緩衝矛盾的作用。同時黑色紋樣間插在一條條平行彩色紋樣之中，給整幅圖案創造出了堅固的平衡與協調之感。

傣族婦女從不受自然色彩的約束，色，可以隨心所欲，形，可以得“意”忘“形”，充分自由地抒發她們內心的情感和審美的意念。

傣錦根據構成與排列不同，色相的對比強弱的變化、面積的消長和寬窄的伸縮，產生色彩的節奏感。一排紋樣有時採取變形不變色，或變色不變形，或將色相、明暗、強弱的變化作幾次反復運用重復出現，形成豐富的節奏與律動感和獨特的裝飾效果。

根據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傣錦圖案的構成、紋樣、色彩，是傣族民族特有的自然環境、歷史文化背景、社會氣氛、民族習慣，對於人的一種心理反映。她扎根於生活的泥土之中，來於民間，用於民間，與傣家的生活方式和習慣有密切聯繫。形象、色彩反映了傣族人民的意念、理想、激情和歡樂，保存着天真、純潔和質樸的感情，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民族情趣。張張傣錦浸透着傣族勞動婦女的聰明才智和高超的技藝。

